寻踪圆明园路

郭红解

外滩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有几条很有韵味的小路，圆明园路是其中的一条。1860 年代初，这里辟筑了两条平行的小路，西面的称上圆明园路，东面的称下圆明园路。为了好区分这两条路，1886 年上圆明园路因有博物院改称博物院路，1943 年又改为虎丘路；而下圆明园路就称圆明园路。时光在这条小路上静静流淌了 150 多年。

那些年，虽说家住外滩附近，但很少会留意这样的小路。第一次认真端详这条路，是 1977 年 2 月的一天。那时还在厂里上班，接到《文汇报》社的电话，要我去领纪念品，我写的一篇报道发表了。兴冲冲来到圆明园路 149 号《文汇报》社，纪念品是印有《文汇报》三个烫金字的笔记本。那天心情很好，就在这条小路上徜徉。赭色砖石、雕花廊柱、彩绘玻璃、大理石楼梯，恍如走进某部西方名著的氛围里……

以后翻阅些史料，了解了老楼里的一些历史和故事，所以这次来圆明园路，是带着历史和故事来的。如今，这里已融入“外滩源”保护和开发区域。原先的小路变得十分开阔，东侧有新建的酒店和绿地，西侧的七八幢老楼经过修缮，一字排开呈现在眼前，少了些许神秘感。

这幢女青年会大楼，早年 4 楼是万国艺术剧院，1935 年曾在这里举办过“老上海展览会”，陈列有 1854 至 1863 年工部局董事会议事录，1855 年上海地图，1911 年礼查饭店上海指南，1912 年黄浦滩照片等。这或许是第一个上海档案史料展。还是在这里，1936 年 3 月 9 日下午，万国艺剧社为国际电影大师卓别林举行欢迎茶会，卓别林在这里和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电影演员胡蝶等相聚，还参观了正在举办的有刘海粟、黄宾虹等画家作品参展的中国现代名画展，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受梅兰芳之请，为卓别林担任翻译的万国艺剧社理事翟关亮在《良友》画报上详细记载了茶会的经过。

圆明园路上的兰心大楼，被认定为兰心戏院的旧址，但梳理“兰心”的文脉后，却产生了疑惑。“兰心”的历史很长。1866 年，一座木结构的兰心戏院在上圆明园路（今虎丘路）与诺门路（今香港路）转角处动工建造。次年 3 月 1 日，由西方侨民组成的上海西人爱美剧社在此首演。几年后第一代“兰心”因火灾结束了历史。1874 年 1 月 27 日，剧社在新落成的兰心戏院举行第 37 次公演。新“兰心”坐落在老“兰心”附近的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上，是一座砖混结构的仿欧洲歌剧院式样的戏院，剧社在此上演了 50 多年。1929 年 1 月 5 日，“兰心”的原主将戏院出售给一个中国商人，该商人后来将“兰心”拆除盖了新楼。1929 年 12 月，剧社觅址在蒲石路迈尔西爱路口（今长乐路茂名南路口）重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第三代兰心大戏院。1931 年 2 月 5 日，新落成的“兰心”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由此，“兰心”的文脉延续至今。

由上所述，两代“兰心”均建在今虎丘路上，一幅 1917 年的上海地图把戏院清楚标注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上；再则，兰心大楼竣工于 1927 年，兰心戏院 1929 年才出售，何来旧址之说？而今虎丘路香港路口有幢建成于 1933 年的广学大楼，是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所在处，也有文指出此处是“兰心”旧址。伫立在兰心大楼前，我的疑惑无法释解。

圆明园路上的真光大楼，原名浸信会大楼，因该教会机构创办的《真光》刊物而得名，与广学大楼是建筑风格相同、背靠背、连为一体的姐妹楼，都由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1932 年，沪江商学院在真光大楼内举办。抗战期间，沪江大学文学院等也迁移至此楼。

以前的《文汇报》社是建于 1927 年的哈密大楼。这条路上原先有不少新闻机构，《新民晚报》的前身、上海《新民报》晚刊社址在圆明园路 50 号。对站立在哈密大楼前西装笔挺的服务生说，以前这里是《文汇报》社，他一脸木然。期盼能将这条路，以至“外滩源”里每幢老楼的“前世今生”都能梳理流传。

“换位法”处理婆媳关系

吴文元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鹤壁浚县王先生的老母亲跑到他家喝了一袋牛奶，媳妇竟然向其索要五元钱。原因是那天老娘轮到老三照顾，他们是老二，不该照顾。这使我想起另一则新闻：驻马店平舆县的农民郭小多，从小患有化脓性骨髓炎，只能撑着双拐走路。婚后公公婆婆对她并不好，但丈夫因病去世后，她仍像女儿一样勤勉孝奉公公婆婆。婆婆现在年届百岁，身体仍很硬朗。她说，公公婆婆就是自己的父母、长辈，孝顺他们是应该的。

同是媳妇，对公婆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人们常说，世上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紧张，可能有很多原因，其实，真正的根源只有一条：传统的血亲观念。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媳妇不把婆婆看成自己的母亲，婆婆不把媳妇看成自己的女儿，『人心隔肚皮』，于是互相看不顺眼，甚至互相挑毛病。试问，如果是亲生母亲喝了一袋牛奶，会向她索要五元钱吗？

由此看来，要处好婆媳关系，不妨互相从心底里当成真正的母女关系开始。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亲缘关系是后天的，但两者同样是维持社会的纽带。该抛弃落后的『唯血缘』旧观念了！做婆婆的，可以把媳妇当成自己的女儿；做媳妇的，可以把婆婆当成自己的母亲。这对双方都有要求，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社会的进步，需要文化观念的进步！

灯花

夏，真好！

鲍 宁

早上，去公园散步，园内呈现出一片初夏的亮色。在淡淡的阳光下，树叶显得更翠，水中的睡莲显得更娇艳。

河畔一老者在学吹萨克斯，长长短短的声音在水波中起伏；竹林间一壮汉在练石担，咚咚的石担落地声格外沉闷；凉亭里一女子闭着眼在拉二胡，悠扬的琴声随风飘散而出；石鸡旁一顽童手捏着鸡冠，手中的水枪不断喷射，笑声伴着晶亮的水花向四处散发。

空气间，流淌着微微的热力，一阵清凉的风儿掠过，把似乎聚拢的热，又徐徐吹散开去，让人感到畅快的舒坦。

夏，真好！

人生的意义

黄小平

读大学时，一位女生问教授：“人生有什么意义吗？”

教授没有直接回答女生，而是反问女生：“玫瑰有什么意义吗？”

“有，它象征爱情。”女生回答说。

“玫瑰并没有意义，只有当人们赋予它象征爱情的意义时，它才有了意义。”教授说，“所以，人生也并没有意义，只有当人们赋予它意义时，人生才有意义。因此，要想人生有意义，要想活得有意义，我们就要不断地给人生赋予意义。”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傈僳族朋友

吴莉莉

木棉花怒放的三月，我从大理出发沿怒江北上，去访被称“世界上最神秘、最原始的东方大峡谷”。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左右夹峙，三百多公里长的怒江峡谷山高谷深，水流或湍急或平缓，景色险恶又优美。在这里开车，非驾技一流者不敢前行。宿大理那晚，逛完古城已九点多，满街的客栈外观相似，好不容易寻到宿处，却打不开房门。一个穿黑夹克的中年人见我发愁，微笑迎上，很快就解决了麻烦。后来知道，他是刚从泸水赶来接我们的傈僳族导游余进华。

余导其实还年轻，属羊，他说今年是自己的本命年。我自作聪明多嘴：48 岁了？“不，是 36”。话已出口，我很尴尬，他倒不在意，还聊起家常：“女儿都有两个了，大的 18，小的 16”，我惊得张大了嘴。扳扳手指算，至少在他 17 岁时就结婚了吧？“傈僳族人都早婚，我们是先成家后登记的。结婚证么，还是要按国家的规定到了婚龄才能领”。在上海，36 岁未婚的大姑娘多的是，待我把沪上的婚俗民情略一说，这回轮到吃惊的是他了。余导家住怒江边的泸水县上江镇，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用汉字笔画清楚留下的。字写得“力透纸背”，纸后两页，还能看清“墨宝”印痕。傈僳人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只是现在学校用汉语教学，年轻人都会说不会写了。我改口叫他小余，车上，小余用傈僳语为大家唱歌，词我听不懂，曲调却熟悉，是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小余音色不错，音准、音调中规中矩，看来受过训练。他说这歌村里男女老少都会唱，我不免奇怪，深山老林里的村民，怎么熟稔地球那端的洋歌？“教会里教的”，他解了我的疑惑。原来是百多年前，外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此地布教所然。怒江沿岸的村寨，至今还有不少小教堂呢。

小余着件麻织的月白色短褂，布搭攀纽扣，镶五彩花边，下身牛仔裤，土洋结合很精神。见我欣赏他的傈僳装，话又说开了：“麻布是老婆织的，褂子也是她缝的。花边图案难编，没时间搞，是买的”，口气蛮得意。旅游旺季时，他得抓紧机会赚钱养家，穿起妻缝的衣褂，些许能解思家之情。那天在公路边饭馆用午餐出来，他手指身后的大山说，家就在山腰。山道蜿蜒看似很近，走走却费时，正是“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过家门而不入在他也是常事。

沿途小镇逢双日设集，所谓镇，不过是大山脚下巴掌大的平地。集市热闹，货摊、人群、车辆熙熙攘攘；电瓶车、三轮小卡车到处乱停，车堵在窄道，车主却不知何处。旅游车经过，一路得“过关斩将”。每遇路障，小余就下车，跳上那碍道的车开出通道来。山里人敦厚淳朴，车不上锁，你动他车也不生气。小余啥车都能开，一路上只见他跳上跳下地忙，这导游当得辛苦。

小余与父母同住，有两个妹妹早已出嫁。傈僳人规矩：赡养父母是男儿的事。爷爷奶奶与叔叔住山里，小余常要翻过两座山去看祖父母，单程得四个小时。我问：累不累啊？他笑：“爬惯了，不累。父母也上了岁数，他们走不动，我总要去的”小余秉承民族遗风，重孝道。走出大山的他见多识广，坚持让两个女儿到县里读书。“不学你们早婚了？”我戏问。“不能，不能。”做父亲的连连摆手。他家有 30 亩梯田，种双季稻和玉米，年收入约二万。“近年村里引种小豆咖啡，大家收入好多了。”他脸上绽满笑。小余打开手机微信圈给我看：“过两天，你们上海有家大医院的外科医生要独自一人来怒江，去游‘丙、察、察’（丙中洛、察瓦龙、察隅），去年就约好的。接下来还要接待深圳的几个老板，都排着队等我呢。”这条藏东南与滇西北交界处的道很险，不通公路却风光无限，小余亲自驾吉普车陪游。他会玩，在怒江畔打水漂，一片薄石能激出五六道漂亮的弧线；过溜索时，他蜷起身伴一声狂野的吼，就飞过了怒江天堑。小余是条好汉，请他导游，这就对了。

怀念爸爸

邵 玫

2014 年 4 月 19 日，我亲爱的爸爸——电影表演艺术家凌之浩，永远离开了我们！

爸爸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写一手好字，会书法、国画、篆刻。朋友常常请他刻章，他都来者不拒，手指因常年用力刻字而变了形。

爸爸聪明能干，家里什么琐事都会干，东西坏了会修补。记得以前家里的几张靠背椅坏了他也自己裁皮革钉好，还会裁剪衣服，自己缝制小皮包，用塑料线编织小动物挂件，用废电影胶卷染色后做成照相框……小时候家里有个大药箱，里面备着各种常用的药，需要时爸爸就为我们包扎伤口，还会打肌肉针。爸爸年轻时原准备报考医科大学想做名医生的，却不料封建家庭的一场包办婚姻把爸爸逼的逃离了天津的大家庭，来到上海。身上带了些值钱的东西一下火车就被上海的坏人骗走了……后来他去找到朋友的哥哥魏于平，在他那里落了脚，并在他的引导下开始了演艺生涯。

想起当年师傅退休时 李济川

爸爸是个重感情并懂得生活情趣的人。以前每年都会为妈妈精心准备生日礼物，有时是一个章，有时是一幅字或画，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爸妈相濡以沫几十年，恩爱有加，是电影界里大家公认的模范伉俪。晚年时妈妈常唠叨，有时冤枉他也不会反驳。2009 年妈妈去世了，我们原以为没人唠叨和约束，爸爸可以更自在些了，可是在随后的几年里，爸爸身体状况衰退得很快，话也越来越不会说了，我们这才认识到：以前无论他们是怎样相处的，都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他们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了！

所以这次当爸爸一下子病情加剧而离开人世时，我们的心中虽然有不舍的痛，但是想到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想到他能去陪妈妈了，我们的心还是安慰的。去年 5 月 2 日，我们把爸爸的骨灰安葬在妈妈的旁边，离开时我回头望去，阳光下爸爸妈妈的相片是那样慈祥，亲爱的爸妈你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安息吧！

今宵灯谜

林佐明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四字电力名词）

昨日谜面：喜极而泣

（打车软件二）

谜底：快的、滴滴（注：快，快乐）

葱油飘香

吴翼民

葱油是十分江南风味的一年四季都可熬制的调味品，在我们家餐桌可谓常备不懈。比较麻油、辣油之类，我更喜欢葱油，喜欢它的简约、廉价却美味。妻子图省事讲品位，凡在调味用油时总是麻油瓶侍候，一浇麻油了事，我说，不妨用用葱油试试，保险能调出个别样风味、全新境界，她就是置之不理，还嘲笑我“忒做人家、太乡下腔”，于是我只能我行我素，在许多情况下各行其道啦。

我对葱油有着一份特殊情感的起因有二，一是当年父母经营一爿小面馆时，葱油是当家的调味品之一，什么样的面条，只要浇上一匙葱油，那面条立即活色生香，尤其是夏天的冷拌面和热煎面，只要有葱油调味，那面啊，又香又鲜，遥遥的就能牵住顾客的鼻子，将其拉进店门就餐；二是我少年时每次到上海舅舅家作客，住在淮海路附近的舅妈经常会带我去妇女商店相邻的沧浪亭面馆吃面。那面馆经销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除了面、汤、浇头是苏式风格，附加的调味品亦然，如姜丝、红油和葱油，舅妈知道我这个小苏州喜欢葱油，则会在我的面条上另加六分钱一勺的葱油。那沧浪亭的葱油熬到恰到好处，微微焦黄，嚼之松脆透香微咸，面条大增其色，令人胃口大开。有一回春天，我在沧浪亭还吃到了开洋、葱段和笋丁熬在一起的油，那才叫一个绝，也是寻常苏州人家春天常备的调味品呢。我母亲便是熬制这款葱油的老手，开洋的特殊香鲜和笋丁的脆爽混合在葱的香味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七夕会 美食情怀

春天是香葱——小葱疯长的季节，从市场上买来的小葱都碧绿生青、根部则白嫩可人，有经验的主妇都会截下葱白连葱根，往天井角落的废脸盆泥土里一插，任其自然，数日后，残剩葱白上就会露出嫩绿的葱芽啦，再数日，沐着阳光雨露的葱芽就拔长成了葱棵了。于是，主妇们随摘随用，一边煎鱼，一边摘葱，鱼煎黄了，放酱油糖一烩，将葱花投入，真是浓油赤酱点点青翠，色香味俱备矣。之所以称葱为葱花，就是取其色彩之青翠悦目也。小葱的精致秀气是南方人品性的写照；相应的，北方人喜食的大葱壮实豪气重口味，与北方人的秉性也一样的投合。

南方人食小葱的名堂很多，许多荤素食品都要点缀些儿葱花。生煎馒头、葱油饼蟹壳黄之属尤其不可或缺，苏州的蟹壳黄油酥里放点儿葱花，嵌一小块猪油，咬一口齿颊留芳、美不可言。当然小葱最好的吃法还数熬葱油。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小葱的踪影，价格从来都低廉，买一把回家，拣尽晾干切段，起个大油镬，将葱段一投，再投些盐，任其慢慢地熬，以葱段微黄为佳，盛在容器里，久存不坏，随吃随用，尤以拌面为佳，何等方便实惠！可与之媲美的大概只有香椿头油了，然而香椿头应市日子太短，唯初春日子才有，且现在身价扶摇直上。有人说，吃香椿头油可充分品尝春天的味道；我要说，同样能品尝到春天的味道，何不熬葱油呢？